

未经删节
唯一全本

知春

丁石坚

上部

梁晓声

著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知青

上部

梁晓声

著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知青(上部)/梁晓声著.——青岛:青岛出版社,2012.5

ISBN 978-7-5436-8391-4

I. ①知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89586号

书 名 知青(上部)
著 者 梁晓声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-85814750(兼传真) 68068026
责任编辑 常 红
特约编辑 李九红
编辑助理 刘 迅
装帧设计 青岛出版设计中心·乔 峰
照 排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
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2次印刷
开 本 16开(710mm×1000mm)
印 张 33
字 数 505千
书 号 ISBN 978-7-5436-8391-4
定 价 39.0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:4006532017 0532-68068670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。

电话:0532-68068629

人不但无法选择家庭出身，
更无法选择所处的时代。
但无论这两点对人多么不利，
人仍有选择自己人性坐标的可能，哪怕选择余地很小很小。
于是，后人会从史性文化中发现，
即使在寒冬般的时代，竟也有人性的温暖存在，
而那，正是社会终究要进步的希望。

目录

第1章 / 1

报数声在滂沱大雨中此起彼伏，像是溅落到金属上弹起的雨点。闪电的光耀下，大雨冲刷着知青们一张张年轻的脸。他们浑身都已经湿透了。有些知青眼泪和淋脸的雨水汇流而下。如此这般地来到北大荒是他们万没想到的。

杨秉奎打开仓库的大门，冲着知青们大喊：“都到仓库里来躲躲雨！”

刚才还整齐列着的队伍一下子散乱开来，大家涌进仓库。张连长望着知青们奔向仓库的背影，束手无策地自语道：“这老爷子，真添乱！”

第2章 / 22

新老知青齐聚食堂。韩指导员坐第一排，在小本上写着什么。

张连长站在正中央，慷慨激昂地演讲着：“什么‘天派’、‘地派’、‘炮轰派’、‘捍联总’，用你们的话说，统统见他妈鬼去！在这儿，在北大荒，只有一个派，那就是‘北大荒派’！北京来的，哈尔滨来的，上海来的，天津来的，以后都只能是‘北大荒派’！‘北大荒派’是什么派？‘北大荒派’就是以粮为纲的派！”

第3章 / 45

麦收队伍排成长长的横列，站在麦海的边缘。麦海中，拖拉机牵引收割机，还在进行收割。乌云厚重，压迫着麦海。远处传来隐隐的雷声。

韩指导员扛着钐刀从队列一端走到正中间停了下来，望着远处的拖拉机，抹一把脸上的雨水，抡开了钐刀。

其他人也都开始动手收割，使钐刀的都抡开了钐刀，使镰刀的都弯下了腰去。“嚓嚓”声顿时响成一片。麦子在钐刀和镰刀的舞蹈处一棵棵倒下。那些抡钐刀的身影始终保持着“一”字形，他们的动作那么整齐，仿佛正参与着一种古老而庄严的仪式。

第4章 / 71

他孤注一掷地拎起包。他发现那陕北青年隔着“封锁线”在不安地望他。

他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，集市的那头也响起哨声。有人拿着扩音器喊：“大家不要乱！不要乱！该买的买，该卖的卖！有人在集市上兜售‘封资修’的书，我们是要抓买卖坏书的人！揭发的有功！替我们抓住的有奖！”

青年别无选择，只能继续往前走。他脸上淌下汗来，将脸上的煤灰淌出了一道道汗痕。正在这时，突然有人叫他：“赵曙光！”

第5章 / 103

矮个公安在外边双手拍被褥，高个公安在屋里捏按枕头。矮个公安进入屋里，二人交换一无所获的眼神。屋里看起来再也没有什么可藏东西的地方了，一切一目了然。包括冯晓兰和李君婷在内的知青们围坐桌旁，姿态各异。有一名男知青伏在桌上，发出鼾声，其他人清白无辜地望着两名公安。支书盘腿坐在炕上，吧嗒吧嗒地吸着烟。

第6章 / 130

赵天亮正脱上衣，几支手电光忽然照向他俩，照得他用手挡眼——不知什么时候，一些人已经悄悄包围了他俩。

连长厉声喝道：“什么人？站起来！”

“我……赵天亮，她是周萍……”赵天亮说边站了起来，匆忙地将上衣穿上。周萍也站起来，一边扣衣扣，一边侧转身。

连长哼了一声：“又是你俩！深更半夜的，你俩跑这儿干什么勾当？！”

赵天亮有些不满：“说话别这么难听啊！连长也没权力对别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！”

第7章 / 160

周萍：“其实，有时候我又觉得好孤独，这会儿就是。决心是下了，但是心里想哭……分别前，抱抱我吧……”

赵天亮不知所措。

周萍：“就抱一下。”

赵天亮笨拙地抱住了周萍。

赵天亮愣愣地：“‘一下’，是多久？”

“随你。”周萍轻轻地说……

鱼儿跃水，河中“扑通”一声。

二人立刻分开，都不好意思起来。周萍在赵天亮脸上飞快一吻，拿起盆，跑了……

第8章 / 196

还没等他反应过来,已被圪子狠狠扇了一记耳光。这一记耳光真是扇得够狠的,武红兵后退几步,终于还是站立不稳,倒在地上。武红兵刚爬起来,圪子已走到他跟前。

武红兵捂着自己的脸,用手指着圪子:“你?!”

圪子跨向武红兵,武红兵腰杆一挺,脖子一梗,一副再怎么打也不还手的样子。圪子却没再次扇他,反而拥抱住了他,拥抱得很紧很紧。

武红兵不明所以,愣在那里。圪子的手轻轻在武红兵背上拍了几下,从自己怀中掏出一卷纸,塞入武红兵衣兜,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第9章 / 230

只听破窑屋里传出一声响动。武红兵绕过拖拉机骨架,疑惑地向窑屋门走去。

剧烈的男女交织的喘息声,在寂静的夜晚仿佛被放大了十倍……

武红兵呆站在门前,伸出手欲推门,却又缩回了。他当然明白里边正在发生什么事,但是显然并不能确定赵曙光在和谁。

他无声地走到窗前,侧身于旁,从破洞向内偷窥,看到了赵曙光赤裸的后背。这时,他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冯晚兰的一句话:“我会怀孕的……”

第10章 / 263

武红兵和那两名说相声的知青循声望去,见是纠察队,立刻从高处跳下逃跑。纠察队的人紧追不舍。慌不择路的三个人跑进了死胡同。

一名知青见前面已经没有路了,便说:“与其都被逮住,还不如跑一个算一个!”

另一名知青也说:“对!红兵,我们帮你翻过墙去!你会开拖拉机,咱拖拉机不能也搭上!”

武红兵却犹豫不前。

“快呀!”那两名知青催促道。

武红兵在两名知青的帮助下翻过了一面高墙,向停着拖拉机的地方跑去。

第11章 / 297

李君婷抽泣:“我只想借助别人吓唬吓唬武红兵……他总是把我看成一个头脑简单毫无思想的人,这让我的自尊心受不了!他还和刘江他们预先串通好了,拿我开心。他还动不动就当众训我……”

赵曙光:“那你也不应该用政治的方式报复他!这好比在背后用刀子捅人!你跟我认识不是一天两天了,多少总该受我点儿影响吧?那叫卑鄙!你连这么一点儿做人的常识都

没有吗！”

李君婷扑到赵曙光身上，搂住他哭：“我没想到是这么个结果，我没想到！”

列车从横杆后呼啸而过，赵曙光不禁将李君婷抱紧了……

第 12 章 / 327

赵天亮拿着“火把”在塔头甸中走着，狼的低吼声渐渐由远而近。没过多久，野兽粗重的喘息就围在他的身边了。黑暗中，他能感到，那些狼就在他身旁蹿过来又蹿过去。

他将带鞘的刀咬在口中，额上渗出了点点冷汗。突然，两只狼爪从后搭在他肩上。他镇定地从鞘中抽出刀，反手狠狠一刀刺去。狼的哀嚎声在耳边响起，而刀也从赵天亮手中飞了出去。他口一张，刀鞘落在了雪地上。

第 13 章 / 361

不久，夜幕降临了。远处传来了狼嚎，荒原迷人的景色被黑暗和恐怖代替。紧接着，雷声和闪电齐发，狂风和暴雨大作。方婉之被困在黑暗冰冷的雨夜里，惊慌失措。

这时，远处出现两道光束，方婉之如逢大赦地朝光束跑去。跑近一看，才发现那是在雨夜中慢慢行驶的拖拉机。拖拉机在方婉之面前停住，一名英武的男人从上面走下来。他惊愕地看着浑身湿透、面色苍白的方婉之。方婉之身子摇晃了几下，便昏倒在他怀里了……

第 14 章 / 396

赵天亮卧在宿舍的炕上，看那半本《泰戈尔诗集》，一旁的“小地包”打着呼噜，睡得正香。

“小黄浦”悄无声息地进了屋，闷声不响地走过来，坐在对面炕的炕沿上，对赵天亮说：“王凯出事了。”

赵天亮一听，立刻从炕上坐起来：“出事了？怎么了？”

“小黄浦”：“他腿被大树压断了。他不是上山去采木耳，他是去要你的枕头。”

赵天亮呆住，手里的《泰戈尔诗集》也掉在了炕上。

第 15 章 / 429

两条船的桅杆突然撞到了一起，一条船的桅杆当中折断，从半空向傅正倒下。

齐勇大喊：“傅正，危险！”

傅正也看到了倒下的桅杆，却已来不及躲闪了。他抱着涛涛扑倒在船上，将涛涛的头护在身下。

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倒下的桅杆压在了傅正的后脑上。

第 16 章 / 460

赵天亮又回头看里外间的门那儿，门帘仍垂着。他大胆起来，挨到周萍跟前，对着周萍的唇俯下头。

周萍忽然睁开了眼睛，双眼亮晶晶的，满是幸福。她嫣然一笑，笑得美极了。

赵天亮忍不住抱起她的头，深深地吻下去。

周萍的双臂也揽住赵天亮脖子。

他们互相热烈地吻着，吻着。

外间的门突然响动了。他们惊慌地分开来，背对背躺下。

第 17 章 / 495

“小地包”：“爸，你听明白了啊，他家可是住在正阳河区河图街上！接着送还是到此为止，你自己考虑吧！”

孙父愣了一下，遂问齐勇：“你家真住那儿？”

齐勇点头。

孙父孩子般地：“怎么非住那儿？”

齐勇：“这……解放前就住在那条街上了，我从小是在那条街上长大的。”

孙父：“那我还真不能送你到家门口了。实话跟你说，那条街上有一户人家恨我们家的人。我不是怕报复，恨归恨，我想那户人家也不会做什么报复的事儿。我是因为……总之我发过毒誓，这辈子再也不到那条街上去了。”

第 1 章

夕阳如血。

列车奔驰在秋季的松嫩平原。夕阳悬在车头前方，似乎在勾引列车吻到它。而对于列车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尽管看起来车头与夕阳的距离近在咫尺；这情形使人联想到“夸父追日”的神话。车头气急败坏地喷吐浓烟，混沌了天地。而于那混沌之中，夕阳将车身映成平原上一道长长的剪影。

夕阳无可奈何地沉落……

列车亢奋地追逐……

迷雾渐散。一缕青烟，从一只斑驳了红色铁锈的灰铁皮烟囱里冒出。这只旧烟囱属于一栋被漆成果绿色的小房子。亮晶晶的铁轨从小房子前铺过。那是只有北大荒才有的窄轨铁路，将林区丰产的木材一车车运到原野以外的地方。仓库整齐地排列在小房子后边，小房子旁竖着一块牌子，上写“白桦林站——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竖——1969 年。”

已是傍晚时分，天空中大朵大朵的乌云逐渐堆积成团，从远处茂密的白桦林那方压过来。

杨秉奎的手在一盘残棋上缓缓移动，他在小房子里跟自己下棋。窗上，贴着红纸剪的“忠”字和“公”字，除了一张没刷油漆的单人木床，还有桌子、椅子、箱子、柜子，都没刷油漆，木质已被岁月涂得黑亮。床上挂着蚊帐；炉子上

的水壶吱吱作响，突突地冒出水汽；一条大狼狗懒洋洋地卧在炉旁。

杨秉奎五十多岁了，一脸该刮未刮的黑胡茬，一身旧铁路服，脚上是双“解放”鞋。

桌上的电话骤然响了。杨秉奎抓起听筒：“对，是我，‘养病亏’站长……放心，我知道……哎，你说话客气点嘛……我不管你是谁，给老子记着！”

他“啪”地放下电话，从墙上摘下铁路信号灯，把与铁路服配套的蓝帽子按在头上，开门出去，大狼狗溜溜地跟着。

天已快黑。

杨秉奎仰脸看天，雨点落在他脸上。

“早不下晚不下，非赶这个时候下。老天爷，你他妈成心找人别扭啊！”杨秉奎扭动着布满胡茬的嘴，喃喃地咕哝着。天仿佛就是要跟杨秉奎找别扭似的，霎时间雷声大作，暴雨倾盆。

“老伴儿，都说谁也惹不起老天爷，看来此话真不假呢！”“老伴儿”就是那条大狼狗。杨秉奎无奈地退回小房子，将雨衣从墙上取了下来。

闪电劈开雷雨交加的黑夜，瞬间照亮站在铁轨中间的杨秉奎。他左右摆动着手中的信号灯。一列封闭的货车缓缓驶来，车灯橘黄色的光透过密集的雨点，照在杨秉奎身上。

司机探出身喊道：“老站长，对不起啊，让您在雨中为我举信号灯了！”

杨秉奎：“甭客气，应该的。再说也不是你对不起我，是老天爷对不起我。”

列车停稳，一节节车厢的门被依次打开，有人从上面跳下来。顿时，哨声此起彼伏。

一个粗声大嗓的人喊：“全体下车！整队集合！各带队注意，哪一车厢少了一个，军纪处分！”

可是知青们却没有应声从车厢里跳下来，而是犹豫地聚在车门口，谁也不愿意先行一步。一名女知青用上海话抱怨，意思是这么大的雨，淋湿了我衣服和行李怎么办？也没有个站台，也没人准备好雨衣和伞。

张平原连长分开聚集在一起的知青们，指着那名女知青问一名男知青：“她嘟囔什么？”

那男知青也是上海人，绰号“小黄浦”，他用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将女知

青的话向他解说了一遍。

张连长：“那也不许赖在车上！”

他跳下车，指着“小黄浦”命令：“你，给我下来！”

这时，团里的曲干事走了过来，把手拢在嘴边，冲车厢大声喊：“男知青先下，接一下女知青，不要让女知青们摔伤了！各领队注意，要保证安全，保证安全！”

刚才已经跳了下来的“小黄浦”张着双手要接女知青，却被一个体态圆墩墩的女知青给压了个屁股着地。

曲干事赶紧上前扶起他们，关心地问：“摔伤哪儿没有？”

报数声在滂沱大雨中此起彼落，像是溅落到金属上弹起的雨点。闪电的光耀下，大雨冲刷着知青们一张张年轻的脸。他们浑身都已经湿透了。有些知青眼泪和淋脸的雨水汇流而下，如此这般地来到北大荒是他们万没想到的。

杨秉奎打开仓库的大门，冲着知青们大喊：“都到仓库里来躲躲雨！”

刚才还整齐列着的队伍一下子散乱开来，大家拥进仓库。张连长望着知青们奔向仓库的背影，束手无策地自语：“这老爷子，真添乱！”

“不许往那跑，排队！”张连长拦住一些知青，被拦住的知青不情愿地向仓库的方向张望着，张连长生气地吼道：“都聋了吗？我再说一遍，排队！”

被拦下来的知青敢怒不敢言，怨恨地瞪着张连长，不情愿地站成队形。

“都没见过下雨吗！”张连长吼声如雷。

无人接言。

“回答我！”

一名女知青小声说：“见过……”

曲干事走来，在张连长耳边低语：“老张，我看是不是暂时……”

张连长看也不看他一眼，恼火地说：“你别管！”

曲干事欲言又止，只好退到一边，习惯性地从兜里掏出一支已经被雨淋湿的烟，刚举到唇边，又想起了什么，将烟揣回兜里。

张连长脸板得像块湿木头：“下雨只不过是下雨，下再大的雨也还是下雨，不是下刀子！你们不是那些插队知青！他们一插队，不想当农民那也是农民了！你们叫兵团战士！是战士就得有点战士的样子！没有口令擅自行动，

不是好战士！跑到仓库去的，都要受处分！”

曲干事又说：“老张，还是听我的……”

“不听你的！这时候非听我的不可！”张连长打断他的话，继续训，“我们这个团的团长，是朝鲜战场上的英雄！当年跟随团长转业到北大荒的，号称三个百分之九十五——百分之九十五的党团员！百分之九十五的正副班长！百分之九十五的五好战士！这是我们团的政治血统，这个政治血统必须永远保持下去，保持住了就等于保持住了我们团的光荣！所以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，家庭有严重历史问题的，我一个也没从城市里往一团接！哭鼻子抹眼泪也不要！写血书也不要！你们已经成为一团的战士！你们也应该感到光荣！感到自豪！挨点淋就不要纪律了？不是都发誓要炼一颗红心吗？那就给我从现在炼起！”

张连长的训话还没有结束就被打断了，一个知青惊慌地跑过来：“带队，那边打起来了。”

“谁跟谁打起来了？”

“北京的和哈尔滨的，啊不！是哈尔滨的和北京的、上海的打罗圈架！”

张连长和曲干事连忙向事发地赶去。

在列车的尾部，几十名知青打成一团，有女知青在尖叫：“别打了！”

“呼！”

一声枪响使打架的知青都停止了。杨秉奎冲到打架的知青中间，扯开嗓子喊：“谁再打我崩了他！都到仓库避雨去！”

张连长和曲干事赶过来的时候，知青们早已悻悻地散开了。

张连长看着四散离去的知青们说道：“就这么完了？”

“不完还怎么着！”杨秉奎甩下一句话，也转身走开了。

仓库的一摞麻袋上横七竖八地摊着些湿透了的衣服，男知青们把身上能脱下来的衣服都脱下来拧干。上海知青徐进步连裤衩也脱下来拧，被一穗不知道从哪里飞过来的干苞米击中面门。

“谁？谁他妈打我？！”他鼻子被打出了血，眼镜片上也开了朵蜘蛛网似的花。

哈尔滨女知青孙曼玲双手叉腰，操着地道的东北腔指着他：“你要不要脸啊！当我们女知青不存在啊！”

孙曼玲背后那些浑身淋得湿漉漉的女知青都不好意思地转过身去，背对着他。

徐进步恰与孙曼玲面对面，赶紧用湿裤衩捂住下身，红着脸嘟囔：“哎哟妈呀，直勾勾地看着我，是我不要脸还是她不要脸啊！”

孙曼玲听到了，生气地发动女知青：“姐妹们，他出言不逊，打他！”

一时间，苞米、葵花盘长了翅膀似的飞向徐进步，徐进步顾上顾不了下，狼狈地蹿到了几个箩筐后面。无辜挨打的男知青们也跟着东躲西藏。

“你们就这么糟蹋我留的良种？”拎着枪的杨秉奎大喊一声，闹成一团的知青们顿时安静了。

知青赵天亮赔罪道：“对不起老爷子，刚才发生了一点小摩擦，您千万别生气，我们保证归放原处。”说着，将地上的谷物一样一样拾起，其他知青也纷纷帮他。

“以这几个箩筐为界，今晚，筐那边是女知青的地盘，筐这边是男知青的地盘。都听明白没有？”杨秉奎看着一边收拾地上的谷物一边点头的知青们，扬手示意了一下赵天亮：“你过来一下。”

赵天亮放下手里的东西，走到杨秉奎近前。

杨秉奎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赵天亮。”

杨秉奎点点头：“我授权你，今晚要是有什么男知青胆敢犯女知青的界，就把他拖出去，让他喂蚊子。”

哈尔滨知青孙敬文插嘴道：“下雨天蚊子不叮人。”

杨秉奎摇摇头：“这雨不会下一整夜。雨后的蚊子以一当十，以十当百，以百当千当万。不相信的就让他领教领教北大荒的蚊子，哼！”

赵天亮有些迟疑：“可我一个人，势单力薄，恐怕做不好你交代的事，授权也白授权。”

“那就挑一个助手吧。谁愿意？”

孙敬文油腔滑调地凑上来：“我！我！谁也甭争，就是我了！我可爱干把

人拖出去喂蚊子的事了！”

杨秉奎问赵天亮：“还有问题吗？”

赵天亮摇头。

杨秉奎一转身走了。

孙敬文学着样板戏里刁德一的样子拖腔拉调地唱：“这个老头——不寻常……”

赵天亮碰了碰孙敬文，问：“哪儿的，叫什么？”

“哈尔滨的，孙敬文。以后你叫我‘小地包’就行。”

“我是北京的。”赵天亮了指了指正由孙曼玲指挥着，在仓库里拉草绳子的女知青们，“你认为她们想干什么？”

孙敬文抓了抓脑袋：“猜不准。搭衣服吧？”

孙曼玲们却往草绳上搭草帘子和麻袋，搭成了一道“隔墙”。

赵天亮轻轻地嗤了一声：“多此一举。”

孙敬文拍拍他肩膀：“别多说了啊，她可是我老姐。”

阳光从仓库上方的一排长方形窗户里照了进来，驱散了仓库里的阴暗。

赵天亮醒了，他身上盖着麻袋，仰面躺在草帘子上——仓库里所有的知青，都是这么睡了一夜。赵天亮把头向左扭去，只见徐进步、孙敬文以及周边的几个男知青全都趴着，双手托腮，跷着脚丫子，兴致高涨地向草帘子对面张望；他右边的王凯、沈力、杨一凡三名北京知青也同样，一心一意地向对面伸着脑袋观看什么。

赵天亮对他们的专注有些奇怪，一翻身也朝对面看去——对面的草帘子和麻袋下端暴露着一双双女知青们的裸腿和光脚丫，她们的腿呈现着各种各样的姿态，有的在走动，有的跳芭蕾舞似的翘着脚尖，有的将一只裸臂搭在草帘子上，单腿着地“金鸡独立”着。一副乳罩掉在地上，一只修长的手臂垂下，把它捡起。

沈力在往小本上画速写。

“你们……”“下流”、“可耻”之类的话还没说出来，赵天亮的嘴被孙敬文捂住了。一只麻袋从天而降，蒙住了赵天亮的头。

徐进步轻声地鼓励道：“对！还没看够呐！别让他出声……”说着，便扑在了赵天亮的身上。

沈力：“你们可别闷死他。”

孙敬文：“闭上你的臭嘴，别得着便宜卖乖。”

女知青那边忽然发出尖叫声，一阵骚乱。

王凯眼尖：“黄鼠狼！”

“钻咱们这儿了！那！那那儿！”杨一凡指着嚷嚷。

黄鼠狼窜到了男知青这边，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黄鼠狼身上，没有人再搭理赵天亮，他这才从麻袋底下钻出来，大大地喘了几口气。还没等他定下神来，哨声从仓库外传了进来。

杨秉奎走进仓库，仓库已经没人了，麻袋乱扔一地，柳条筐也倒在地上，草帘子却还在草绳上耷拉着。

杨秉奎边收拾地上的狼藉，边嘟囔着：“这些孩子……”

一阵隐约的哭声从草帘子另一边传来。

“谁还在那儿？”

哭声呜呜依旧。

杨秉奎提高声音：“我过去了啊！”说着，便扯下一条麻袋，走到“隔墙”那边，见上海女知青周萍缩在一个角落，双手捂脸，继续哭着。

“哭什么？谁给你气受了？”杨秉奎走上前去问道。

周萍摇头。

杨秉奎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更温和些：“挨淋了，就受不了啦？”

周萍还是摇头。

杨秉奎有点生气，火气一顶，把刚才的温和顶走了：“那你哭什么！没听见吹哨子呀？别人都集合了！”

周萍绝望地说：“他们不要我！”说完，放声大哭。

杨秉奎蹲了下来：“谁们不要你？”

周萍：“带队们，因为我父亲是资本家……可我写了三次血书……”

杨秉奎注意到周萍右手的食指包扎着，皱眉问：“手指怎么了？写血书刺

破的？”

周萍抽抽搭搭地说：“不是刺破的，是咬破的。别人说，写血书一定得自己咬破自己的手指……”

“教条嘛。所以你就咬破三次？”

周萍痴痴地点头。

“发炎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这还能不发炎？说说，你父亲是民族式的，还是买办式的？”

周萍用手抹了抹眼泪：“我也不太清楚，好像档案里写的是民族资本家。”

杨秉奎郑重地点了点头：“要是民族资本家，倒还有点儿商量的了。政治上的事，我是懂些的——可既然他们不要你，你怎么还是来到这儿了呢？”

“我从上海偷偷混上了知青专列……”

杨秉奎吃惊道：“上海？那得经过北京、哈尔滨、北安，一地一点名，你就能一路混过来了？”

周萍点了点头。

杨秉奎被感动了：“姑娘，北大荒其实是个很有人情味儿的地方。冲你这一份诚心诚意，我帮你。起来，跟着我。我一定会帮你到底！”

周萍顺从地起身，跟随杨秉奎走出仓库。

张连长瞪着眼前整齐地列成队的知青们，训道：“你看你们，啊，麻袋扔得哪哪都是！那可都是新的！今后你们要记住，在北大荒，麻袋也是宝贵的东西！”

徐进步眨眨眼睛，强词夺理：“北大荒三件宝，人参貂皮乌拉草，从没听说过还有麻袋！”

张连长瞪着徐进步：“现在你不听说了？都记住没有？”

知青们回答：“记住了！”

赵天亮不服地说：“我有意见！”

张连长：“给你半分钟，说！”

“天有不测风云，这是常识。既然是常识，就应该为我们的到来考虑得周到些，提前做好防雨措施。”